



浮生从此相伴去，一曲承欢不夜天。
可否许我，来生陪我一起过，
从此月圆人亦圆。



承欢愿

林静燕 著

预约2011年度
悲凉爱情冠军宝座

用最空灵清浅的文字，
讲述最残缺绝望的孤独终老。
站在回忆的临界点无悔的守望，
只愿你我，片刻承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承欢愿 / 林静燕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11.6
(陌上花开系列 / 苏瑶主编. 第2季)
ISBN 978-7-5453-0618-7

I. ①承…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6132 号

陌上花开第二季 之 承欢愿

©林静燕 著

责任编辑: 潘杜鹃 曹力鹤

装帧设计: 罗 萍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 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bs.net

E - 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16

印 张: 66 字数: 7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书 号: ISBN 978-7-5453-0618-7

定 价: 79.20 元 (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自序

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时动帝王

有人说幸福的女人大抵分两种，一种没心没肺、乐观天真，恰如我上一本书中的上官婉儿；还有一种心思缜密、聪明莫测，这样的角色我还不曾尝试。而我这本书中的女主角阮沅馨却恰恰游离于两者之外。

可能因为自己是双子座的缘故，说好听了是双重性格，说难听了叫人格分裂，所以下笔的时候总是狠心，让沅馨时时刻刻处在矛盾之中。她向往毫无拘束的生活，向往一卷书、一张琴、一溪云的旷达，向往“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的恬淡，可是命运跟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将她锁进深深禁宫之中。若是就此认命，与所有宫中的妃子一样，仰头盼着君王的一瞬回眸，或许她会幸福很多，可她偏偏不相信命运，用各种办法避宠，然后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爱上了一个对的人。

很多时候，我自己一边写一边怀疑，为什么沅馨不会爱上皇上，直到写到全书的最后才明了，原来一开始沅馨就把他放在与自己对立的位置。纵然他一直在她身侧，可是她从未察觉，只因为一开始她就没有把他放进考虑范围里，他对她来说，一直是别人，甚至一直是她打起精神小心防备的那个人。就像康熙从来也没有把八爷当做储君一样，所以任他再优秀，

也不会撼动半分。作为八爷党，我深深地感到不忿，却也无可奈何。只希望现实生活中，大家能多看身边的人一眼，或许会收获一份真诚的爱情。

这部作品是我写完的第二部长篇，也是我第二本出版的书。写于阳光炙热的暑假，而现在却已是春暖花开时。写文的初衷我已记不清，只知道从初二开始很喜欢韩寒，虽然我们文风迥异，但我仍然热爱他的文字，他的每一本书都悉心收藏。喜欢张爱玲，喜欢胡兰成，觉得他们是佳偶天成，可惜缘分有时尽。固执地喜欢陆小曼，喜欢奥黛丽·赫本，发誓要做那样的女子。喜欢薛之谦和李炜，喜欢张靓颖，曾经为她拉了一夜的票……

有人问我写作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理所当然地回答，一个是自我倾诉和表达，在茫茫人海中感动一些人；还有一个是结交了很多意气相投的朋友，我们一样地执笔从文，一样地笑看人间冷暖，过宠辱不惊的生活。谢谢你们陪在我身边，陪我度过凡尘俗世的岁月。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因为一些事情，我错过了人生中很重要的发展机会，恰如李师师“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时动帝王”一般凄凉，然而我并不气馁，我依然相信自己能够如愿以偿，因为机会总会留给悄悄准备的人。现在的我写书，炒股，在家里或是学校都有一起吃喝玩乐的朋友，这就足够了。喜欢胡兰成的那句“现世安稳，岁月静好”，把它送给所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人。谨以此书送给我的二十岁，祭奠单薄的青春。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四号，恰逢凌晨

目录

自序 绿衣横板无颜色，一曲当时动帝王

001

第一章 霁飘粉署光同冷，天宝瑶花助物华

曾在书上读多了温飞卿的词句——手里金鸂鶒，胸前绣凤凰。偷眼暗相形，不如从嫁与，做鸳鸯。总是想着，将来一定要拥有那样的爱情。

015

第二章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朝阳日影来

我仰头，终于看清楚了他近在咫尺的脸。疏朗的眉目，如同日出东山，又似是星月坠入海底，微微扬起的嘴角似云霞蔽日，有一种雾里看花般朦胧的感觉。

039

第三章 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他有着一双极美的丹凤眼，清俊的眉，挺挺的鼻，薄薄的唇带出一个斜斜的弧度，那气质仿佛压不住他那一身龙袍似的，活生生像戏台上饰演皇上的戏子。

049

第四章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一片静默，慕容倾雪只是安静地看着我，空气中一片死寂，安静得仿佛可以听到秋风肃杀秋叶落地之声。

063

第五章 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

李师师虽为娼妓，但一生孤傲，即使是承了宋徽宗的宠，也拒不入官。小姐却是在深宫之中，不愿承宠，与李师师更是不同。

目录

079 第六章 还君明珠泪双垂 恨不相逢未嫁时

哑当一声，黑衣人手中的长剑突然落地，他整个人也无处依傍似的向后倒去。我这才看清楚刚才顺着我手流下的是鲜红的血液，黑衣人的鲜血。

095 第七章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御花园的另一侧，传来一阵琴声，琴声悠扬且遥远，遥遥穿过御花园，穿过烟波浩渺的湖面，穿过重重亭台楼阁，水榭假山，清晰地传至我们的耳际。

105 第八章 玉蟾滴水鸡人唱，露华兰叶参差光

尔岚一身象牙白的衣衫，风过处，牵动她翩翩裙摆，恍若摇落一池瑤台雪，又如同柳絮之飘落，梅花之怒放。幽兰露，如啼眼，风为裳，水为佩，一时说不出的旖旎风光。

123 第九章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柔黄婉的声音清冷里泛着一丝丝痛楚，密密麻麻，让我的心底也跟着疼痛起来，忍不住接口道……香料里可是有麝香吗？若是持续燃烧麝香，那么胎儿必定保不住。

143 第十章 得成比目何辞死，只羡鸳鸯不羡仙

我如一只蜗牛一般，沿着洞壁，一点一点向上爬，空气中带着潮湿的气息，却没有令我害怕，裙摆被岩石摩擦出了斑驳的痕迹。

目录

161 第十一章 胥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奴婢折枝，与自尽的白霜都是德妃宫中的丫鬟。奴婢曾在完颜世妃出事前一晚，见过阮才人身边的疏影与白霜约在假山后头相见。”折枝怯怯说道，还不忘惶恐地看我一眼，旋即低下头去。

185 第十二章 鸳鸯可羡头俱白，飞来飞去烟雨秋

那伤口一尺来深，臣等怀疑是女子束发用的发簪所伤，那丫鬟身上尚有厮打的伤痕，显然临死之际是挣扎过的，伤她的人并没有比她厉害多少。方才御林军已在杨小主寝殿门外的泥土里，挖到带血流的簪子，与那死了的丫头头上的伤口相吻合。

197 第十三章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夜色正浓，我与尔岚双手紧攥，望向雪域官的方向，不知此刻婉琪可好，冷宫寂寞，但愿她能再撑几天。

211 第十四章 别后相思隔烟水，菰蒲花发五云高

我知道这一仗我彻底输了，输在过于得意忘形，低估了黑嫔的心计。

223 第十五章 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流云的意识仿佛有些涣散，却在听到“尔岚”两个字的时候，猛然一拍头，伸死命揪住我的衣襟道：“救……救救我们小姐，救救她……”而后胸口起伏，突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来。

目录

237

第十六章 急雪乍翻香阁暖，轻风吹到胆瓶梅

“朕累了，今晚不论你真心也好，假意也罢，朕要定你了。朕已经等得太久，没有耐心继续下去。”慕容倾雪的声音在我头顶，声音不大，却让我有一瞬间的惶恐，继而却又恢复了平静。

251

第十七章 日暮东风起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昭仪娘娘吉祥——”四周伺候的婢女见我进来，忙停下手中的活，向我请安道。

我无理理会她们，只是用手掀开婉琪的被单，只见被下一片殷红，我一惊，看向婉琪痛苦的面庞，心头一紧。

261

第十八章 一年三百六十天，刀剑风霜相逼

“阮元馨，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一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样子。”

271

第十九章 春风无限潇湘意，此水难恋不自由

“皇后还想杀人灭口吗？”正于此时，门外多了一个身影。婉琪衣着光鲜而来，说了一眼皇后，厉声道。

281

第二十章 尽日笙歌人散后，满江风雨独醒时

“该让朕对你说什么呢？如果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说话。”慕容倾雪喝完最后一口药，微提了背，定定地看着我道。



第一章

密飘粉暑光同冷，

天宝瑶花助物华





曾在书上读多了温飞卿的词句——手里金鸂鶒，胸前绣凤凰。偷眼暗相形，不如从嫁与，做鸳鸯。总是想着，将来一定要拥有那样的爱情。

第一章

正是暮秋时节，塞雪国国都偏北，是以这雪便铺天盖地地袭来，一连三五天不曾停歇，千里江山硬生生被这落雪压成了白色。

然而随着这皑皑白雪开幕的便是塞雪国三年一度的选秀，奉天承运，甄选王公贵族之女充盈后宫。塞雪国于九年前雄起于塞北，击败当时的大国燕，以瀚海为界，把燕国驱逐于南部，燕国遂偏安于南，西面又有夏国为盟，成三国鼎立之势。此时塞雪国国君为慕容倾雪，年方二十，六年前继位登基称帝，此为塞雪国的第三次选秀，后妃中高位多有空缺者，是以众王公贵族无不以选秀为荣，想来后宫之中的妃位尚是未知数，花落谁家也未可知。

选秀是件极烦琐的事，需由官宦之家选送适龄女子，再经由皇宫中的老嬷嬷检查身体，不合格者须自行离去，优秀者则留住宫中一月，由嬷嬷调教宫规，等待天子钦选。

雪后初晴，又是良辰吉日，自是选秀的佳期。秀女们着各色宫装，规行矩步。因皇后的雪宁宫偏东，而秀女所居的采秀宫偏北，是以她们需一路踏雪而行。

我拢了拢身上雪一样纯白的裘皮衣，想尽力把它提得高一点，然而顾得了上身却顾不了脚下，这暮秋的寒气就这么直直地侵入脚底，令我捉襟见肘却无可奈何，我摇摇头，索性不管不顾地跟着队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一歪头，锦旗上的穗子打下来，噼里啪啦与寒风混做一处，我抬手，想要拂去那恼人的穗子，可转眼间又是噼里啪啦打个不停。我望一望御花园里那压满枝子的白梅，它们正迎着这初冬的雪开得热烈，那一径的白，没有“零落成泥碾作尘”的甘愿，却是如同李后主笔下那“拂了一身还满”的恼人。我忍住心中的烦闷，收敛心神，低低地甩着帕子亦步亦趋地走着。抬眼，正瞧见前面的一个嬷嬷嘴角带笑地看着我，我心下一阵惊慌，手中的帕子不觉松了，轻飘飘地掉落到地上。我当时很是惶恐，躬身

浮生从此相伴去，一曲承欢不夜天。可否许我，来生陪我一起过，从此月圆人亦圆。

想要去捡起那方帕子，却是脚下一个不稳，啪的一声直直地摔在雪地上。

此刻我却顾不得脚上的疼痛，因为我分明听见离我不远处的树丛里一阵响动，再抬头细看时，仿佛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一团雪球从树丛里跌落出来，那是一只全身雪白的小猫，它施施然起身，抖了抖全身雪白的绒毛，跳跃着向远方而去。

“沅馨，你怎么样？伤到没有？”待到听到这一声询问，我才意识到此刻我正坐在冰冷的雪地里，木屐自我的脚上脱落，深陷在厚厚的积雪中，不经意间露出我雪白的脚踝。后头那个焦急的女声已近在咫尺，一个美艳的秀女试着扶起我。

“好妹妹，快让姐姐看看……好在没有伤到骨头。”前方的那个秀女折回我身侧，从正前方托起我的手，之后赶忙蹲下身子看我的右脚。

“姐姐安心，妹妹无事。”我不好意思地回应她。眼前这个绝艳无双却又善良可人的女子是我从小到大交好的玩伴林尔岚，其父是当朝礼部尚书，我们年龄相仿，俱是十六，她又比我略大两个月，是以向来以姐妹相称。从前两家是世交，曾经指腹为婚，可惜两家都生了女儿，遂我与尔岚成了手帕之交，又是同年入宫参加选秀，可谓缘分。

“姐姐，姐姐，怎么样了？没摔着哪里吧？”又一个漂亮的秀女从前方跑过来看我的伤势。杨婉琪，工部侍郎之女，年龄尚小，刚满十四，小时候就是我和尔岚的跟屁虫，我们也乐得到哪里都带着她，一张圆圆的小脸，两个浅浅的梨窝，天生是个美人胚子。这次选秀，杨伯父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和尔岚看好这个单纯淘气的小丫头，不求显达，只求安身立命就好，大不了就是撂下牌子，还能少了一世担心。

“妹妹别担心了，我不碍事的。”为了不让她们担心，我如是说。

“你们快着点，若是一个不小心耽误了选秀的时辰，难道还要皇上和娘娘们等着你们吗？这天大的罪，谁能当得起？”刚才带笑看着我的嬷嬷

忽然冲着我的方向说道，她的声音太过尖锐，在众秀女耳里无异于平地惊雷。

“婉琪，尔岚，我没事，没有伤到。嬷嬷，烦请您继续带路。”我试着抬了抬脚，确认没有崴到脚，低低地对着嬷嬷说道。

“嬷嬷，我姐姐摔倒了，看一看有什么不可以的！”杨婉琪是这届选秀中最年轻的女子，做事尚不尽如人意，倒是不客气地跟嬷嬷顶起嘴来。

“嬷嬷，婉琪妹妹还小，说话没轻没重的，您可千万别跟小辈计较，为这点小事耽误了时辰可真是划不来。”林尔岚笑着上前打圆场，好话说尽，又偷偷塞给嬷嬷一锭银子。嬷嬷这才点了一下头，甩着帕子自顾自走起来。

这雪很厚，可一遇到身体的温热，立刻化成了雪水，裘衣尽湿的我站在一堆女子当中，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正百般无聊，听得前方的两个秀女正压低声音私语，好在离得近，我能听清她们说的话。

“听说，皇后娘娘殷若华是六年前进宫的，宰相之女，不见得受宠，倒是三年前进宫的夏国帝姬完颜妩儿备受宠爱，进宫三年便坐到贵妃之位呢！”一个秀女用帕子掩着嘴，悄声说道。

“可不是吗。还听说，与完颜贵妃一同进宫的董丽霞是抚远大将军董飞之女，我塞雪国本有‘南董北阮’之说，董丽霞亦颇受恩宠，这三年间，也封了德妃……”另一个秀女说得尽兴，顾不得掩嘴，声音渐渐变得大了。

不待她说完，方才的那个秀女狠狠拽了一下她的袖子，指指后方的我，转头偷眼看我，发现我也正淡淡地看着她们，匆忙噤声。

我笑笑，自然知道她们怕的是什么。我阮沅馨，乃镇远大将军阮涛的嫡亲女儿，抚远大将军董飞与我们向来不睦，朝廷上的对抗便延伸到这宫

廷中了，有董飞的女儿德妃在，恐怕我今后的日子是不好过了。

不容我细想，秀女们便在嬷嬷的带领下到了皇后的寝宫雪宁宫，她们在寝宫门前稍待片刻，整理仪容，等待皇后宣召。

不多时，皇后宣旨秀女进殿，我忙收敛了心神，略略低首，跟着一众秀女们鱼贯而入。

浓重的檀香味由远而近，熏得我几乎要掉下眼泪来。四色的古董盘子里供着各色瓜果，塞雪国气候终年低温干燥，不易得瓜果，而皇后的果盘里却品种齐全，可见天朝威仪。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贵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德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各位娘娘万福金安。”我随着秀女们一起给上座的几位娘娘请了安，倒是只见皇后和妃嫔，不见皇帝。

“皇上日理万机，忙于国事，我们姐妹几个有幸代替圣上主持选秀，列位妹妹都不必多礼，小李子，这就开始吧。”皇后略显饱满的面庞，如同满月一般光彩皎洁，眉眼都是极精细的，只是相较于我们，显得更丰满一些。她穿着绛色的金百蝶穿花皮袄，戴着百鸟朝凤冠，袖上金丝银线尽显雍容。可是这一席话，让在场的秀女微微有些失落，我甚至可以听到身边秀女的叹息声，皇帝不在，浓妆艳抹为哪般？

“师兰旋，尚书之女，年方十六，能诗善画，长袖善舞……”太监立刻拿着秀女名册大声宣读。我只是低了头，专心看着大殿上的金砖，心想或许一生都要待在这深深宫廷之中了，满心的哀婉。

我进宫的缘由与别家女子不同。从前，身为将军的爹爹答应过我，不要送我入宫，随便嫁给一个将军或是书生都好。曾在书上读多了温飞卿的词句——“手里金鸂鶒，胸前绣凤凰，偷眼暗相形，不如从嫁与，做鸳鸯。”总是想着，将来要拥有那样的爱情。若是没有爱情，有“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的自由也是好的。只可惜皇天后土，从来都不曾保

佑过我，人世间的事半点不由得人，爹爹明明没有把我送进宫的打算，也没有把我的名字报给上面，却无端地有一顶宫轿停在了府门口，一打听，是上面的意思，说是已敬慕将军的女儿许久，再打听，却又说不清楚到底是谁的意思。我只好顺从地再三拜了父母，坐着宫轿进了宫，在回头看到宫门啪的一声关掉的瞬间，突然悲哀地想起了“一入宫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的句子，更是心下戚然。

“林尔岚、阮沅馨、杨婉琪上前听宣。”待到听到这声宣旨，我才缓过神来，施施然上前。

“阮沅馨，这‘沅馨’两字何解？”先前一直对众秀女指指点点的贵妃完颜妩儿一见我上前，就像被拔了毛的斗鸡，猛然站起身来。

“回娘娘的话，奴婢不知道。”我慌乱地抬头，对上她的眼睛，眼前的完颜妩儿身着绛紫色羽纱面、白狐狸皮里子的鹤氅，头上戴着个丝嵌宝紫金冠，脚上穿着青缎粉底小朝靴，眉是细细画过的远山眉，唇是嫣红的樱桃素口，只是眉宇间的傲气压着这股妩媚劲儿，显得俏丽的脸庞有些扭曲。

我故作惶惑地略略俯首，似乎不敢再抬头看上一眼。心下却是思忖着，这完颜贵妃的衣饰竟敢用一溜的绛紫色，绛色是只有正妻才能用的颜色，绛紫和绛色的区别只在一线之间，比起那皇后穿着的金百蝶穿花绛色皮袄、戴着百鸟朝凤冠丝毫不逊色，看这嚣张劲儿就知是好景不长。也不知道我如何得罪了她，竟似是与我有仇一般，难道她与德妃交好，故意找我寻事来了的？却也暗暗庆幸，故意装作不通诗文的样子，最好能让她们把我放出宫去。

“哼……不知道？你好大的胆子！”啪的一声，桌上的茶碗已然被摔在了地上，只是她终究没有朝我发威，力道一偏，狠狠砸在了杨婉琪身上。



“啊！”婉琪大叫一声，滚烫的茶水泼在她身前的裙子上，因是跪着，早有宫人上前搀扶。我一咬牙，想要过去搀扶，但还没等我有动作，皇后却率先发话了——

“阮沅馨，这名字倒是别致得紧，没想到阮将军武将出身，给女儿取的闺名倒是文雅，也别管什么意思了，终归是希望女儿好，瞧瞧这女孩儿，长得那叫一个水灵，也别浪费了这名字，就封个从六品的宝林吧。”

皇后不容完颜妩儿再说下去，让太监递上了个金牌给我，金牌上刻着的是我的位分，那是从六品宝林的字样。从六品的宝林是到目前为止最高等级的封号。皇后故意说出“阮将军”三个字，在场的妃嫔和秀女俱知道我父亲的大名，是以不敢有丝毫异议，而完颜贵妃的脸上有一瞬间的不悦，却转瞬间换上了轻快了然的神情，向着皇后，道了一声“姐姐好眼光”。

我狠狠一磕头，感恩地退下，那金牌仿佛化成了烙铁，烫得我几乎拿不稳。小小的一块金牌，便能将我深锁在这四道高墙的深宫内院之中，再无转圜的余地。

“还有刚才被烫伤的杨婉琪，在本宫看来，模样是好的，就封个答应吧。”我看着地上的金砖，却不曾停止思绪，原来刚才完颜妩儿的那一招，不仅是想在我面前摆架子，更不动声色地伤了婉琪，这届选秀的女子中，模样最好的不过就是我、婉琪和尔岚三人，一石二鸟的计谋她倒是玩得熟练，接下来，该轮到尔岚受苦了。果然，当我抬起头的时候，完颜妩儿已经站在尔岚的正前方了。

“哟，这姑娘是谁啊？怎么悄无声息地跪在这里，险些吓到本宫了。”完颜妩儿轻笑着按一下心口，瞥了一眼还跪在地上的林尔岚。

“奴婢林尔岚，见过贵妃娘娘千岁。”尔岚不卑不亢地答道。

“抬起头来，让本宫瞧瞧。”完颜妩儿饶有兴味地命令。